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檀園集卷八

明 李流芳 撰

記凡九首

留蘅閣記

是歲余客崑山張子崧家所居海日樓三楹與子崧共之四旁居人雜沓笑語甚譁子崧意常不愜思得蕭寥無人之境卜築下帷其間而未能也會予以病東歸三

月復過子崧則子崧已構高閣於城東之隅軒窻闌楯翼然一新爽塏溫涼備有其致隣多喬木美蔭閣跨其上盡撫而得之交柯接葉掩映几案其陰則遠眺玉山紅樓翠嶂突兀於萬瓦鱗次之上朝曦夕暾薄陰殘雪其變態可挹也張子曰子以所居湫囂不足以留賢者閣成將與子從容嘯咏其中而歲且暮矣子尚能為十日留乎請遂以留名閣李子曰有是哉張子之意則厚矣顧予何足以當之今歲方大祲道殍相望萬突不

煙張子之為是舉也毋乃有非時之譏是固張子之所不敢居也予何德而居張子之所不敢居者無已請遂成張子之名可乎吾聞張子先後相師友如予所識瞿星卿顧朗仲王弱生平仲其人皆賢者也而予之來獨與茲閣會夫予之名固無能為茲閣重也而張子留賢之名則可以不朽矣昔人謂齊雲落星之高幷幹麗譙之華而止於貯妓女藏歌舞為有道者之所不取若茲閣者得與緇衣杕杜之意竝傳之於無窮使千秋萬世

而下皆知有好賢如張子者不亦休哉雖然張子之名美矣請進而求之於實則予與張子共有責焉夫謂之賢者未有無益於世而以浮沉取容而已也今世之好賢者或浮慕其名而不急其實汎汎然於身心之際將有過不加聞而有善不加進則雖有賢者日與之俱而不能效其尺寸之益彼賢者終不肯為無益之留也則有掉臂而去之耳今張子天性愷悌坦衷直腸使人人得進言於前而無所忌故雖以予之不敏而時得效其

狂瞽焉今且别矣願更以三言益張子曰啬以奉天巺以合倫斷以制慾張子倘能用予之言而推之以鞭其所及而廣求益焉挾為善之資而加勤之以學問使賢者日益親而不肖者無所參於其間則予之為張子留豈有既哉作留蘅閣記

蛚蜺齋記

蛚蜺志夢也往余暱孺穀小史荃之情好方洽忽夢荃之過予袖中瑟瑟若有物出之一蛇蜺也其長盈丈捉

而投於予榻余懼拔劒擬之覺而占之曰蛻者化也劒者割也彼且為幻化而吾以慧鍔割之余與荃之之好其不終矣因顔其齋曰劒蛻以識之兼題東坡二語於壁曰事過始堪笑夢中今了無然余之匿荃之也愈甚衆皆笑之弗顧也亾何而荃之以瘵死孺穀亦暴亾一慟而悟夢始驗矣始孺穀以八分書齋額歲久蠹壞今年小葺齋屋為重書之而叙其事以為記嗟乎所謂荃之者十年以來已不復入吾夢矣當時綢繆繾綣所為

求致其情而不得者自今思之余亦自笑其癡而況於人乎方余之夢也固已知其為夢也知其為夢而不悟必至於死而始悟余之𥘿亦不利矣雖然豈無之死而不悟者乎夫今夢昨夢皆夢也余其悟而不復夢斯可以説夢也已余故記之以自儆并以告世之尋夢者

虎邱重修浮圖天王殿記

虎邱僧正元住持山中值浮圖天王殿先後告圮元慨然任之募材鳩工五年而功竣屬余為之記余曰上人

之功偉哉夫浮圖天王殿兩者虎邱之表也虎邱高不二十仞由閶闔門邐迤而西騁望天末有矗然秀出於青林碧瓦之上者則浮圖為之表入山門裵回於生公講臺層樓複殿瞻矚未已而有翼然掩映於高柯修磴之間者則天王殿為之表二表隳則邱之觀撤矣今一朝而二廢舉上人之功偉哉於是元慼然曰余何敢為功余求免於咎而已余之為此舉也夫亦鑒前之覆轍而凜凜於因果錯謬之戒一錢之入不敢不注於籍也

一人之施不敢不登於石也然而謗言狎至余唯是不克終事是懼而敢自為功乎余曰思深哉上人之不伐已夫因果之說佛氏之猶者也然精而求之其灼然而不昧者葢寡今之剃染出家秉佛之教者𫎪鉢粥飦皆非其出於已者也而欲私之以為有偶舉一事焉又獵檀信之貲而乾没耗散之此所謂稗販如來罪之大者也若上人者其知免夫嗟乎凡今之任事者茍求免於咎而不妄為功則天下之事其亦可為也已矣元之言

又曰浮圖高而易墮大約三十年一修天王殿五十年一修記之使往者有所鑒來者知所勸噫是不可無記也已是役也始於萬歷四十六年戊午成於天啓二年壬戌爲材之費若干埏埴之費若干丹堊工匠之費若干損貲首倡及以文字爲瀼施者爲廷尉毛公侍御凌公王公余友徐君仲容陳君古白五年乙丑元夕前三日記

遊虎邱小記

虎邱中秋遊者尤盛士女傾城而往笙歌笑語塡山沸林終夜不絕遂使邱壑化爲酒塲穢雜可恨予初十日到郡連夜遊虎邱月色甚美遊人尚稀風亭月榭間以紅粉笙歌一兩隊點綴亦復不惡然終不若山空人靜獨往會心嘗秋夜與弱生坐釣月磯昏黑無往來時聞風鐸及佛燈隱現林杪而已又今年春中與無際舍姪偕訪仲和於此夜半月出無人相與趺坐石臺不復飲酒亦不復談以靜意對之覺悠然欲與清景俱往也生

平過虎邱纔兩度見虎邱本色耳友人徐聲遠詩云獨有歲寒好偏宜夜半遊真知言哉

遊石湖小記

予往時三到石湖遊皆絶勝乙亥與方孺冒雨著屐登山巔亭子貰酒對飲狂歌絶呌見者争目攝之去年與孟陽弱生公虞尋梅到此徧歷治平僧舍已登郊臺至上方絶頂風日清美人意頗適九日復來登高以雨不果登放舟湖中見煙檣兩楫雜沓而來舉酒對之亦足

樂也是日秋與伯美舍弟輩俱有勝情由薇村至上方復從郊臺茶磨取徑而下路傍時有野花幽香童子采擷盈把落日泊舟湖心待月出方命酒孟陽魯生繼至方舟露坐劇飲至夜半而還蓋十年無此樂矣

遊虎山橋小記

是夜至虎山月初出攜榼坐橋上小飲湖山寥廓風露浩然真異境也居人亦有來遊者三五成隊或在山椒或依水湄從月中相望錯落掩映歌呼笑語都疑人外

予數過此愛其閒曠知與月夕為宜今始得果此緣因憶閑孟子薪無際彥逸皆貪遊好奇此行竟不得共閑孟以病挾子薪彥逸俱東無際雖倦遊意猶飛動以逐伴鞅鞅而去尤可念也清緣難得此會當與諸君共惜之

遊玉山小記

二十五日自京口飯後步銀山小憩玉山亭子遥見伯美自山麓施施而來遣童呼之亭下皆絶壁瞰江有巨

石獨立江渚上夷而下𨂍涉而登可坐數人丁酉春留滯京口暇即來此或攜書獨坐竟日或與家兄輩載酒劇飲值驚風怒濤澎湃震蕩水激其下坎窾鏜鞳如東坡之所謂石鐘者江豚亂起帆檣絶迹飛流濺沫時落酒餞中亦一時快事也癸卯偕孺穀過白下登亭子小飲丙午復偕仲和至此皆值秋漲石没水中每懷昔遊為之憮然不意今日得還舊觀與伯美盤礴石上不能去適有漁舟過絶壁下遂呼之汎至金山登紫霞樓坐

眺久之而還

遊焦山小記

二十七日雨初霽與伯美約為焦山之遊孟陽魯生適自瓜洲來會亟呼小艇共載到山訪湛公於松寥山房不遇步至山後觀海門二石還登焦先嶺尋郭山人故居小憇山椒亭子與孟陽指點舊遊孟陽因誦湛公詩風篁一山滿潮水兩江多相與賞其標格尋緜小徑至別山雲深二菴徑路曲折竹樹交翳闃然非復人境有

僧號見無與之談亦楚楚不俗相與啜茶而别尋瘞鶴銘於斷崕亂石間摩挲久之還飯於湛公房孟陽魯生遂留宿山中予以舟將渡江勢不可留怏怏而去孟陽魯生與山僧送余江邊徙倚柳下舟行相望良久而滅落日注射江山變幻頃刻萬狀與伯美拍舷叫絶不已因思焦山之勝閒曠深秀兼有諸美焦先嶺上一樹一石皆可徬徨追賞其風濤雲物盪胸極目之觀又當别論且其地時有高人道流如湛公之徒可與談禪賦詩

逍遥物外觀其所居結構精雅庖湢位置都不乏致竹色映人江光入牖是何欲界有此淨居孟陽云吾嘗信宿兹山每於夕陽登嶺眺望落景尚爛於西浦望舒已升于東溆琥珀琉璃和合成界熠燿恍惚不可名狀嗟乎茍有奇懐聞此語已那免飛動予自丁酉來遊未遑窮討人事參商忽忽數年始一續至又以覊紲俗縁卒卒便去如傳舍然不知此行定復何急良可浩歎自今以往日月不居一誤難再賦歸之後縱心獨往尚於兹

山不能無情當擇春秋佳日買小艇襆被宿松寥閣上十日夕以償夙負滔滔江水實聞此言

遊西山小記

出西直門過高梁橋可十餘里至元君祠折而北有平堤十里夾道皆古柳參差掩映澄湖百頃一望渺然西山匌匒與波光上下遠見功德古剎及玉泉亭榭朱門碧瓦青林翠嶂互相綴發湖中菰蒲零亂鷗鷺翩翻如在江南畫圖中予信宿金山及碧雲香山是日跨蹇而

歸由青龍橋縱轡堤上晚風正清湖煙乍起嵐潤如滴柳嬌欲狂顧而樂之殆不能去先是約孟旋子將同遊皆不至予慨然獨行子將挾西湖為已有眼界則高矣顧穩踞七香城中傲予此行何也書寄孟陽諸兄之在西湖者一笑

疏凡六首

募造真聖堂石橋疏

自嘉定城南達南翔二十餘里為橋而跨於橫瀝者七

曰古墅溝橋曰留光寺橋曰許家橋曰石岡門橋曰姚浜橋曰馬陸橋曰真聖堂橋橋惟馬陸以石餘皆以木而姚浜之易木而石則林上人募成之不數年耳墅溝石岡皆欲石之而不果惑於形家言也橫瀝通南北舟船往來橋不得不高高而木易圮不三年而修不十年而易不如石之永利也然而民不可與慮始又有說以惑之功是以難也馬陸居道里之中自邑而之馬陸十里而五橋自馬陸而之南翔十里而獨聖堂一橋故聖

堂之橋尤急其往來於橋者尤多則橋之圮尤易其易
木以石也尤不可以已余嘗舟而過於橋下見行者揺
揺焉震於厥衷飄風甚雨則東西隔絶而不敢渡輙仰
而歎曰顧安得姚浜林上人者起而倡之乎無何有緇
衣而踵門者曰吾將尋林上人之功乞子為之疏余曰
子毋易言之也千金之費非易辦之縁也萬夫之工非
易集之事也林上人父子相繼祝髮出家以從事於勸
募而幸有成功子能發此勇猛心乎曰吾業已棄家而

壞服矣則又問之曰林上人父子拮据十年中間沿門請乞之勞躬親畚築之苦與夫銖積寸纍早作夜息寒暑無間之勤渠子能辦此堅固心乎曰吾已矢之神明死生以之不再計矣余合掌而作曰有是哉以此聚緣何緣不集以此辦事何事不成余不云乎聖堂之橋急於姚浜則子之功易於林上人也決矣夫人之營福田利益也如建祠宇崇經像種種諸緣皆不急於百姓而以為能植後生之福故汲汲焉破慳囊而為之橋梁以

通往來便行旅一境之所急其利在目前而福田善果
又植之於無窮子倡之而人有不樂赴者乎子弟持吾
言而告之遂書之以為疏

重建五方賢聖殿疏

五方賢聖者不知其為何神吳越之間廟而祀之者所
在皆是而尤著於吾吳之楞伽山山去郡十里禱祀無
虚日相傳以為石湖一片水為神所據舟行不敢遺纖
濁湖中犯之者禍立至吳中祀神皆設聖母五侯五夫

人位潔粢盛陳歌樂婆娑累日夕其讚神之詞敘置始末甚詳甚異不知何所本大要巫者傅會之耳以五月十八日為神之誕辰其期輙盛儀從鼓樂以迎神謂之賽會而獨吾槎里為尤盛里中往時富賈輻輳競為珍異結束以相誇耀今且日就凋弊而此風猶相沿不絕每會出旌旗隊仗輿服歌吹費以千計四方觀者舟車闐隘親朋高會酒食宴樂之費復以千計每歲節而省之可以為一境備荒之儲而愚民不可以慮遠予又不

謂古者敢以不尊不信之言而戶說之徒有歎息而已古者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夫事神之禮固不可廢也要以無民而神何依則夫竭民以事神神亦何利焉且民之所以敬事神而不敢違也夫固謂神之聰明正直有靈於人者也今有疾痛寃抑而不得控於君上官長者則號呼鬼神而求其應此以神為何如者乎及其所以媚神而事之以非禮者乃即以其欺君上官長者施之豈今之為神者亦皆攬權勢作威福喜諂佞而不恤下民

之私不凜上帝之鑒者乎則吾不得而知之也巳去年廣濟胡侯來宰吾邑期月而政清鋤豪剔奸鄉閭懾息故事賽神主事者先期醵金既具而後舉事至是懼以淫祀靡民財干賢令君之神明相戒不敢動顧金業以醵亾何乃謀新神之祠宇而以不足者告之十方斳共成之度其費止百金而可省千金之費興作在一時而可圖數十年安靜之利所謂彼善於此者也主事者來乞疏於予予告之曰方今賢侯在上有鄴令投巫之明

故能回一國之狂醒而使之敦本節儉豈徒人哉神亦聽之矣夫神道之禍淫福善固常在遠近之間不可以不畏也吾聞昔之賽神者科斂若干乾没若干今之新祠宇者科斂若干乾没若干蓋有之矣吾且知之而况於神乎以為無神則已以為有神是媚神而干神之怒以自求禍也不如其已也請以此言質主事者并質之大衆

重修香雪菴疏

香雪居在彈山之麓西蜀中懐法師隱處也余往歲過山中從顔山人問香雪披松覓境經邱歷壑已而茶煙起於樹間經聲達於籬外頹垣矮屋僅可容膝蒲團鐘磬約畧麤具而軒窻几席居然絶塵是日恨不遇師然已想見高致矣又明年余家居去山二百里師之高足忽過余而告曰香雪居且圯矣將新之若何余曰是宜新矣余數年前讀書彈山不聞有香雪之名是不數年耳而圯易圯哉雖然其圯之易也新之是不難矣環彈

山三十里皆梅花時湯山煦野腰輿而行憑高而矚如在兠羅綿世界中香雪所由名也如是何可無居況高人道流之居哉如是居何可無新諸檀越莫作功德想但為湖山點綴它日以看花到山中者遊屐既倦小憩柴扉松戶之間與師清言啜茗亦一韻事也余往時買山西磧下將搆閣以居名之曰六浮未成輒棄去故余有登盤螭訪覺如上人詩曰六浮山閣今非主六浮居士居無處欲乞一單終餘年坐對青山參活句今又將

從香雪居中借一單矣山中賔洲居士聞修道人皆余友也試以此語之

白鶴寺募建三元殿疏

白鶴寺創建三元祠寺僧持疏來請余謂之曰三元道教也以佛子奉祠何居僧曰吾聞之三元盖觀音大士化身也余曰此不經之言也不可以惑智者無已則有說焉夫佛所為真常妙淨之理不可以戶而說之也得其所為因果報應者使蚩蚩之民有所利而為善懼而

不為惡如是而已可矣是故鬼神之事儒者常言之至佛氏而其理始著惟其因果報應之毫不可誣也三元注人死生禍福其道要於癉惡章善而已固佛事之外護而名教之功臣也祠之誰曰不宜三元之跡最顯於雲臺山千里之外重繭而至以瓣香告虔者絡繹不絕其人素有穢行或齋戒不謹往往神即殛之自暴其過於衆中衆無不齧指相戒如七月間事甚異今之議建祠者亦從衆意也雖然更有說焉夫今之建祠白鶴者

皆歲禱雲臺者也建祠之後將舍白鶴而之雲臺乎舍白鶴而之雲臺非建祠意也則將舍雲臺而就白鶴夫舍雲臺而就白鶴何也果以神無不之乎抑憚雲臺之靈爽而借以為寬假地乎夫借以為寬假地則祠與不祠何異焉必曰神無不之也其在白鶴猶其在雲臺也三元之威神實震叠於厥心則廟貌香火亦皆其跡也庶其去惡從善以毋忘七月之事三元其祐之哉寺僧曰善遂書之以告大衆

僧可上人結菴徑山緣起

不見雪嶠師五年矣僧可上人忽自雙徑持師書問至捧之欣然上人余邑産也出家六年而始得從師於雙徑師令叅無字話遂欲結菴相傍依師終身其志有足嘉者雪師嘗謂余言少時偶有所疑出家叅訪無所遇每疑情一發寢食俱廢一日忽然有得大笑失足墮崕下遂損其鼻後住雙髻峰有詩云青山箇箇伸頭看看我菴中喫苦茶其風致如此上人還見雪師麽不然結

菴且是第二義諸檀越還見上人麽不然且與結菴去

他日菴成居士要來菴中同喫苦茶也

陳忠菴募緣疏

夏日臥痾檀園有扣門者云自雲棲來亟披衣迎之則一老宿也貌龎古而儀質雅望而知為雲棲法派矣乃與之語土音也怪而扣之知為鄉之人而參學於雲棲者也曰今何居則已去雲棲而居於真如之里矣曰已去雲棲而何以來曰余所居之菴舊名陳忠湫隘不能

致香火余將有所營也乞居士一言以告之十方余曰有是哉師不稱雲棲則已師稱雲棲則固已知雲棲之教令矣昔先師之舉事也未嘗以方寸之牘聞於四方且平日戒其徒無以雲棲之名募凜然若以為非義而不可干然而金石土木之工不脛而集俄而為崇臺俄而為複閣俄而為虛堂俄而為曲室俄而為貝葉珠函莊嚴相好人力不勞而日新富有何也此豈非先師之德感神歟今師將具先師之德則慕無庸也將守先師

之戒則募又不可也又何以余之言為曰固也余不他
適而適于以予固雲棲之弟子也夫能以雲棲之教令
先師之遺意牘而告於四方不賢於募乎若世之募者
余固已知之矣上人名廣洪募建大士閣暨關聖帝君
殿次第修舉視其力焉

檀園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檀園集卷九

明 李流芳 撰

行狀凡一首

許母陸孺人行狀

中書君許元祐之葬其母陸孺人也病不勝喪且懼一旦溘然不克身襄大事力疾營窀穸四方之會葬者麇至中書君哭泣拜稽一勉於禮病遂不起嗚呼中書君

其無媿於古之死孝者矣中書君且死惓惓為其母孺人不朽計手次孺人之生平屬其諸子將乞銘於當世之文章鉅公而其子文學君某等踵而告余乞為之狀曰此先君之志也余既自少習中書君而從子宜之與中書君故親串往還甚習孺人之賢在耳目間者且數十年其言雖不文而庶可以徵也孺人陸氏崑山之北新瀆人父應鴻母顧孺人生而婉淑嫺於姆訓父母絶愛憐之將笄歸於許為郡幕公貳室郡幕公元配沈孺

人生子自學而夭於是郡幕公年且艾矣沈孺人重以
繼嗣為念為公擇良家子為貳得孺人沈孺人察孺人
賢而能其家喜可知也無何生中書君沈孺人則愈喜
抱而子之日以卵翼乳哺為事而捐管籥以授孺人孺
人身親拮据早作夜息出納啓閉代沈孺人之成而不
敢專盖沈孺人忘其有家而孺人忘其有子已中書君
稍長就外傅延名經師訓督之沈孺人憐中書君嫗喣
不忍傷而孺人獨以嚴濟之為簡其出入稽其倦勤所

以策勵之者備至嘗曰玉不琢不成器孺子其樂寬而
憚嚴矣吾憚其佚也庶以吾之嚴成夫人之寬異日者
且得藉此以報夫人乎人於是服孺人之深識遠慮為
不可及已中書君學成遊成均試京兆聲譽鵲起所交
遊皆當世名士屨常滿戶外孺人闚而覩之心竊自喜
潑酒脯飩為供具不倦人以為有陶母之風焉先是郡
幕公偕沈孺人以心計起家而孺人復以攻苦約嗇佐
之自是業日起以貲雄里中而郡幕公顧獨好行其德

嘗急其弟之困撫其遺孤子女至沒身不衰色有大繇
輙挺身任之凶年平穀價以糶又為粥以餔餓者而棲
死者其宗黨居恒待以舉火者若而家當是時郡邑大
夫爭高郡幕公之義以為弦高卜式復生列上其狀賜
爵一等復以恩例授官而中書君官京朝亦以親老馳
傳歸而拜慶絲衣象服焜耀里閭人皆榮之中書雖以
貲為郎雅非意所屑獨好奇文異書手自讐較懸之國
門暇則闢圃通池樹藝花竹水廊山榭窈窕幽靚不減

輞川平泉而又製為歌曲傳奇令小隊習之竹肉之音時與山水映發其諸郎君則翩翩競爽躭書下帷足不窺戶登其堂歌鐘餙玉履舄交錯豪華之氣熏然灼人如遊金張之庭而披其帷則圖書盈架丹鉛雜陳哦諷之聲不絶於耳又如入董夏之室自郡幕公起家至中書君不再世而衣冠文物蔚為令族無問素封即奕葉冑貴之家或不逮焉揆厥所自則兩孺人內助之功居多已焦太史表沈孺人以為富家之吉在順正位交相

愛旨哉言乎蓋沈孺人終其身娣姒視孺人而孺人亦
終其身母事沈孺人上不嫌偪下不虞妬左縈右拂以
宜其家和氣致祥許氏之興實繇於此若夫繩繩蟄蟄
詩書禮義之澤方來未艾則發祥尤在孺人矣中書君
之言曰自吾母歸先君子兩週歲而稱母又十八歲而
稱王母數年以來曾行又滿前矣他人處此或稍自發
舒乃孺人之事沈太孺人也益謹未嘗敢以德色見也
沈太孺人春秋高喜怒稍過當家人或有後言孺人亟

拄其口且為反覆曉喻令心折而後已沈太孺人閒閒之徵其狀則謬其旨以對不實告以傷其心沈太孺人病且亟孺人手調湯藥與子婦諸孫侍立臥榻跬步不移歿而哭之一慟幾絶拊自昌背曰爾尚有母而吾母安在乎旦暮滫瀡𣋌耩上飲食恪謹如生前思沈太孺人所嗜得輒跽進之嗚呼世之事嫡有死生不忘其共如孺人者乎孺人治家嚴而又能推誠接物人人得其歡婢僕輩自少至老未嘗一逢其怒子婦諸孫晨朝起

居孺人必裝飾端坐以待服御無鮮華所衣疏繒或數澣不易每飯粗糲輒甘之曰此吾家故物也蓋安貞簡素其天性然已昔者中書君之圖不朽沈孺人也乞傳於屠儀部朱太史隱君王先生歿而乞狀於陳徵君乞銘於董學士乞表於焦太史貞珉琬琰將與女宗高行傳之無窮矣迨孺人歿而中書君適病篤其所次第孺人之生平以為不足以盡聖善之萬一而又不克躬自造請於大人先生之門以此齎志而歿吁可悲也已唯

是立言君子哀中書君之志而賜之銘豈惟許氏子孫世世嘉賴之余亦得藉手以報中書君於地下與有榮施矣孺人生於嘉靖戊午五月十八日歿於天啓癸亥四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六中書君以某年月日啓郡幕公之藏合葬焉子一即中書君諱自昌娶諸氏贈壐丞諸公壽賢所撫其弟上舍舜臣公女女一適文學徐公應時子永思孫男七人元溥邑庠生娶郡守王公臨亨女元恭太學生娶太常王公世懋子藩幕公士騋女

元禮庠生娶孝廉王公騰程女元方邑庠生娶憲副顧公自悅女元毅娶別駕胡公寧臣女元超聘大叅徐公鎮子文學君滋女孫女二一適藩幕公陸允中子世鈁一未字曾孫男六人定泰聘封儀部劉公雋子文學君錫壽女定升聘孝廉朱公日爍女俱元溥出定國聘邑令陳公允堅子文學君禮錫女定祚未聘俱元禮出定震元方出定豫元毅出俱未聘曾孫女五元溥出者三元恭出者一元禮出者一俱未字

墓誌凡一首

明高士沈愚公墓誌銘

嗚呼此吾友錢塘高士沈愚公之墓也愚公諱太洽愚公其字晚而欲逃名乃更名逸友人嚴忍公字之曰不異今稱愚公從其著者也愚公家世吳興始祖天一公者以避揚寇從杭四傳而至夢仙翁以奇方起死人得賜爵子明山先生有文不達抑鬱而死其嗣玉田公遂棄儒而修夢仙翁之術仲子銀江公是生愚公愚公生

而岐嶷六歲就外傅十五試童子科輙占高等十六遘

銀江公之變家日落讀書不能療貧常慊慨不自得會

玉田公子文學君夭愚公當後玉田公沈氏之業儒者

自明山先生而下皆不達而無年而夢仙翁以醫起家

世之者茲享素封或以為儒之效不逮醫勸愚公從業

焉愚公從之遂復修玉田公之術亾何術大售戶外屨

滿脂車而迎者無虛日然愚公意不屑也跳而之山水

間以詩歌琴酒自娛其別業之在湖曲者曰蔬齋在瀍

華山中者曰萬竹廬在清平之麓者曰梅花屋瀍華山
梅花環二十里愚公居恒愛之置壙梅花泉畔期與花
同死生因自號梅癡又置讀書舫於西湖清夜盪槳湖
中焚香誦經或花時月夕攜樽嘯咏達曙不倦所跨蹇
曰蒼雪山童曰秋清攜筇自隨烏巾鹿裘望之若神仙
如是往來相羊於兩堤南北山之間者三十年性樂易
與人無迕得錢即買古書畫尊彝奇玩不治生産或施
貧乏旋亦忘之樂善愛才津津常不去口足不越三吳

而四方賢豪之至者無不與交嘗學淨土於雲棲先師學止觀於百八雲萊翁有出世之想生平所流連詩酒花月聲色玩好之具亦僅寓意而已愚公病瘵五年余嘗三至湖上愚公猶力疾載酒與余徘徊堤上至月午而罷今年過愚公病已殆詰榻前握手言笑如常出所畫小像屬題琅然讀之中有漏字摘以示余其神簡不亂如此易簀前一日呼其子文學君佺與煮新茗燒笋而食曰黃鸝已至乎櫻桃已綻乎已而奮然欲起曰不

能至山中遠閣會須一登耳遠閣愚公所構以眺望者也噫亦暇矣愚公有所幸姬人常侍左右彌留之際輒麾之不使前曰吾身已外矣安能復作嗚嗚兒女態耶臨終念佛拱手向西而逝嗚呼人以愚公學道為名高耳觀於生死之際其何如者哉愚公生平多貴遊凡藩司牧伯之在杭者慕愛其人或適館授粲以下交愚公愚公泛然應之亦不為屈也嘗辭中丞甘公及大學士沈公之辟而於沈公往復尤苦人皆高之其自贊曰醉

鄉禪苑於焉憩止利藪名場褎如充耳噫可想其風致

已酉湖自孤山處士而後傳隱逸者指不易屈而余所

習乃有兩人其一為邵虎菴先生其一則愚公虎菴先

生居呼猿洞口跨溪為閣讀書其中不入城市者四十

餘年荆扉晝扃叩輙不應或遭駡而去愚公翱翔人中

居處服御皆同於俗和光剷采不設町畦而翛然自得

常在勢利之外余以為虎菴先生隱而貞者也愚公隱

而通者也兩人皆無媿高士云愚公生於萬歴癸酉三

月十三日卒於天啓甲子二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二元配王繼張子一即文學君佺張孺人出娶太學顧公仲遠女孫男一孝通文學君嘗從余受業篤行有文能為沈氏收儒效者也愚公所著蔬齋詩集先後若干卷清乘二卷生生直指八卷居山瀏一卷行於世余嘗兩序愚公詩又為贊其像題其旌茲隧道之石復以屬余余雖不文而愚公永訣之言不敢忘也銘曰

儒而窮醫而通玄無功以禪終愚為宗異乃同介而容

高可風山列墉水環宫花繚空蜺其中保厥封

像贊凡五首

俞不全像贊

道人耶劒客耶滑稽之雄而文章之伯耶吾昔覿子美哉少年别子九年于思連蜷子貌雄特稱此虬髯高巖大澤深林欝然暈眉目之雲霞生頷領之風煙豈獨三毛之加是亦阿堵之間噫嘻不全神巳傳矣余將乞而藏焉出而相對飲食笑言又何必渡錢塘扣禹穴而覓

子于若耶之濱雲門之巔乎

張魯生像贊

泛然闊然似無所取頹然嗒然似無所起比久與之處而始知其趣郁然其興悠然殆將取於衆之所棄而起於衆之所廢猗嗟斯人斯吾黨之所謂不讀書而有翰墨氣不學道而有煙霞氣終日相對無所發明而彌覺其有味者耶

汪杲叔像贊

以偃蹇不可一世者存於胸而以傴僂不敢輕一物者為其容吾常若其執禮之太恭而人以為使酒罵坐者此翁噫嘻夫既不與俗同兮何不放之寂寞無人之墟撫泉石而呼松風如披此圖人景相得其樂融融此真杲叔之所從也而豈為是栖栖于先生大人之前角技雕蟲者哉

張子薪像贊

其骨清而堅其氣弱而恬其神悴而全夫是以貧而賢

病而妍夫能外子之身與家而觀之而貧與病復何有焉此非子之禪歟

自題小像

此何人斯或以為山澤之儀煙霞之侶胡栖栖於此世其胸懷浩浩落落迵若遠而若邇兮其友或知之而不免見怪於妻子嗟咨兮既不能為冥冥之飛兮夫奚啮乎藪澤之視矣

檀園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檀園集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錄舉人臣程昌期

檀園集卷十

明 李流芳 撰

祭文 凡十二首

祭鄭彥逺文

嗚呼彥逺竟至是耶彥逺與吾相從隔歲耳而奄忽之間遂成千古耶自彥逺學於吾不三月而病病不數月而竟以不起今距彥逺之歿又已踰月矣何人世之促

也嗚呼痛哉西隱竺林之間松風槐雨夜鐘晨唄與彦遠悠然相對如昨日也而今可得乎始吾未識彦遠而已與仲子開孟相習猶憶往歲過仲子宿留五鼓酒醒聞書聲琅然訝而問之知為彦遠而仲子為余言彦遠讀書達旦以為常追彦遠從吾遊已不勝羸矣予每謂仲子勸彦遠讀書無過苦也而察彦遠之用心固有獨異於人者自共事三月以來而彦遠之為文逸才俊筆益無日不新吾方期以大就而詎至是耶悲夫彦遠孝

友溫良出於天性而誾誾善孳孳常若不及其家之上下
及與彥遠相識者無不稱為善人彥遠之歿而知與不
知皆為嘆息嗟庶幾無間言者焉夫彥遠即不幸早夭
乎亦何負於頫仰哉然而彥遠方少年信道而未篤其
於情愛之際固有未能釋然者夫生死人所不免也而
又不能相代為彥遠之父兄妻子者計無復之則其痛
亦可以少衰矣噫吾惡知夫彥遠之不痛而無復之也
吾年未三十而人世死生之感嘗之殆盡十年之間哭

吾兄哭吾妹哭我良友又哭我父當其哀之所至且蘄死而不得不自意其復悍然以生悲夫吾惡知彥遠之蘄生不如吾之蘄死乎疇昔之夜夢彥遠與吾促膝而語顏甚澤而多笑似甚樂者而忘其死也噫吾惡知彥遠之不樂而忘其死乎吾賦性迂拙疎而多誤無能為人師而仲子過信予彊以彥遠相託彥遠又過信予而事之如其師吾是以不獨悲彥遠又自媿也吾於西方之學不能行而稍知其大意每欲以此進彥遠而相與

之日淺又不意奄忽至此不得盡吐其中之所懷而今已矣彥遠易簀前一日予為書慰問還報無恙翌日而訃至欲一執手永訣而不可得噫吾悲已無益而媿又無能及矣而徒以其無聊之辭解彥遠與其父兄妻子之痛噫吾惡知彥遠之不復過信予也

祭張素君文

嗚呼素君之殁空堂素幃十年於兹而今始得歸窀穸嗚呼素君何待耶素君不能待其遺孤之成立男不及

婚女不及字而區區待其嫂與同穴煢然二稚誰忍復奪其恃嗚呼痛哉天乎抑素君亦有意乎否也自吾失素君以來風流日遠奇情勝境不得與素君共其賞清言妙義不得與素君共其玄人情世路崎嶇犖确可悲可憤可歌可泣千容萬態不得與素君共其感慨嗚呼素君何往乎猶憶與素君讀書山寺寒夜擁鑪相對高詠劉玄德語曰日月如梭老將至矣功業不遂遂相顧欷歔袁九齡聞而訶之曰二君方年少何得便爾無何

素君死素君死又十年而吾頭顱如故中間哀樂之所纏疾病之所摧疲形耗神欒向日飛揚踔厲之氣忽已化爲寒冰死灰盎吾眞老矣嗚呼素君死者無可奈何後死者若此其相負何如也自素君歿後數見於夢相與談笑如平生又知素君鬼也往往談死後事而今已矣不復夢矣素君之神其舍我而去耶抑吾其衰也素君歿後相與自文饒弱生輩而外吾又得境内外之友數人又得同里閈之友曰潘子吳子汪子而吾素君獨

何往乎嗚呼素君已矣百歲之後歸於其居素君與嫂同穴之願畢矣吾鈍惰不才不能撫素君之家使嫂朝夕鬱紆以死男不及婚女不及字今葬素君者素君之父母也嗚呼痛哉吾負吾友夫復何言

祭張君䀭文

不肖兄弟從髫齔時識君䀭君䀭蓋與先君遊予覩君䀭少年翩翩容止甚都又工為文翁然有聲於時先君數稱之為不肖等勸不肖等望而儀之以為軼才儁人

唯恐其不得當也又數年而不肖等始得以藝文之役進而交於君貺時家茂材已成進士早去世而君貺猶浮沈諸生間每見數相咨歎自是交日益親相過從日益密朝花之春夕月之秋清言斗酒餅盤未已繼以燭晝當是時不得君貺無以為樂君貺乃更折行輩稱兄弟相約為婚姻而執子弟之禮於先君葢張李之交四世於茲未有如君貺於不肖兄弟之厚也而君貺今死矣嗚呼哀哉君貺少年負才名意不可一世謂當旦夕

脫穎而老於青衿七上京兆而不得一遇故以秀才高等廪學宫者二十年行貢之天子升於國學而不能待以死噫何厄也士生而不見用於時則退而休於野以求其所以樂生而盡年君既有田有廬有子岐嶷而慧其可以樂生者甚具每憶君既郊居風物愛其綠疇當戶修竹映檻或新醅正洌舉網得鮮抱兒膝上稱詩說史客至咍然相對忘返君既即不遇可以樂死而不得盡年以死死又以惡疾悲夫孔子所謂斯人之亡不得

已而歸之於命者豈不然哉豈不然哉雖然君貺數年以來相纏於病苦之中痛痒迫於肌膚而寒熱并於方寸其於人世已無聊生矣而察其骯髒之意不衰吾固知君貺於去來之際有灑然者也嗚呼君貺平日談傾四座飲敵數人見事風生捉筆雲湧今安在哉將亦與君貺俱往耶吾不能為怛化而悲吾之無與樂此生也哀哉尚饗

祭徐孺穀文

人命朝露昔人所歎傷哉孺穀奄忽歸幻冬中授手言笑晏晏春歸哭君空堂不見真耶夢耶䰟揺目眩況我及君情好如貫歲在攝提於君斯館出同舟航入共筆研月涼之夕花明之旦星沉漏盡酒闌客倦留髡寘坐觴酌雜亂有懷如山有舌如漢或歌或泣我後子先時惟鄭生實同姚夔頽然相對氣何傲屽陋彼世氛神王非善衆目攝之胥讒睊睊我思古人胡惡鄉原悠悠之口匪戕伊勸子安予言亦不謂諼予嘗語子百年彊半

富貴何期日月不延縱心而行無干世患嗟哉孺穀竟天天年天乎人乎胡遽而然自我去子中常緜緜晤言不勤或繼以牋察子之情若哽若咽予竊怪子其神不全世短意多殆不免焉嗟哉孺穀豈忘斯言命實為之我以誰宼所可歎悼交情中斷俛仰十年風流雲散蹇予闊疏于世多憚觴咏之會賴子一錂豈無他人非子不慣嗚呼哀哉彈山之麓朝煙夕嵐偕子翺翔玄賞是耽時與與會遇酒輒酣張子和之相顧而三歲月幾何

死亡相無人生忽忽誰其獨淹於呼哀哉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死何如生子今亦驗生既不樂死復何戀生平之歡將子無遠盡此一觴泉壤永判哀哉尚饗

祭鄭母吳須兩孺人文

嗚呼某之獲交於閑孟二十年矣凡世人之所謂相親厚者吾兩人無不有而其所相期更有出於親厚之外非世人之所得而知也彥遠嘗師事某不幸而夭彥逸之視某也復在師友之間兩家兄弟歲時過從驩然如

一家憂悲愉喜無不共之閑孟之違養吳夫人也甚早然其兄弟相攜數十年怡怡于于未嘗見有失恃之色吾嘗歎息以為閑孟兄弟之能事須夫人也不獨彰後母之賢而益以慰吳太夫人於地下所以相成者葢甚遠焉吳太夫人之歿已二十餘年而未葬閑孟葢將有所待以大顯榮其親顧以閑孟之才尚浮沉未與時會廹須夫人歿而閑孟之心愈痛曰吾且不能待矣悲夫閑孟固灑落丈夫其於義命之際有確然不可奪者乃

往與閎孟共事每見其於摧頽失意之頃輒惘惘不自持或廢書而起中夜而歎察閎孟之用心豈猶夫世之情炎關進者而已哉其有隱痛而不能自已也昔人有言孝子之心有待五鼎駟馬而不至者悲夫閎孟之不能釋然固也若是則兩夫人將亦有不能釋然於冥冥之中者乎夫君子之事其親也修其身明其道盡其所可為者以無忝所生爾矣其所不可知者天也今吾與閎孟所為相勉勵者亦盡其所可為以期不負太夫人

之教而不敢為世俗之孝而已也其可乎始與閑孟交方少年相矜意氣跅弛自喜十年以來相與發憤懺過以求斂其虛氣而之於道者靡敢不盡也頃且與閑孟祭雲棲受五戒將圖如釋氏之所為大報恩者焉夫名聞利養凡可以致之於親者固亦孝子之心而恐非寘寘之所期也閑孟之報太夫人者或不出於此吾知太夫人之靈從此其可以大慰矣尚饗

祭聞子與文

萬歷四十六年歲次戊午後四月十有五日癸酉歸西道人聞子與示寂於家越三月而其家以俗禮葬之雲棲之陽是為七月日其同參友人東吳李某為文以誄之曰嗚呼維我先師闡揚淨土攝此羣根如盲能覩衆生根劣躭逐諸苦掘井止渴終亦無補維子挺異夙植勝因篤生仁里與善識親早聞此事解行日新厭苦趨樂適反其真死生大矣擾擾萬端四大解散八苦交攢誰能似子泰然輕安端坐合掌去如脫丸子生卅年

病居强半早歲喪偶遂絶婚宦天實爲之使解其絆棲遲俗中非子本願子有至性依依二人偕其弟昆于焉昏晨身雖在家以道相熏繩牀經卷脩然出塵嘗發宏誓屢求薙除往歲之春剪髮而徂二人持之復反其廬見我不懌語多歎吁沉痾纏綿遂以不起子語賢兄吾命實爾每念出家或作或止病亦因之應念而徙示寂之前自知時至乃諗賢兄復申此誓延師祝髮就榻受具嗚呼壯哉人固有志覩子之貌衣若不勝當其敢決

如緉㨾鋼一往不回物莫之攖道法是肩軀命可輕嗚呼惜哉摧此千城子之賦情遇物而深景風浩浩慮子不禁卒有資糧此欣厭心豈如世人若浮若沈方子病棘再眩而蘇末路難持恐子或渝七日之功羣魔克俘巍巍堂堂示我坦途吉夢先兆異香騰閭靈瑞熾然見聞則符子守本衆無貳無虞瞪目向西豈有見乎嗟余與子相知十年我往子來子憶吾憐南山之下水月林煙與子朝夕邈不可攀夘辰之歲兩度就子扶疾送予

再至棲水落日蒼黃風雨不已子唱我酬今遂已矣嗚呼有生誰獨無情有情無生我夢子醒去年別子我涕欲零期我重來春煖花明我行後期子已遐征嗚呼歸西遲我不能子遺我書歲久成袠我閒篋笥見子手澤謦欬之語刺我胸臆比歲以來龍蛇交厄淵匠傾逝高賢遁跡子復棄我失此三益匪我悼子自詒伊戚子如良馬見影疾馳哀此蹇駑鞭策為疲子如冥鴻戾天高飛笑彼蚩蚩藪澤是窺雲棲之陽山林鬱蒼子有遺言

奉子歸藏先師在焉鼓鐘喤喤安子之蜕亦子樂邪我陳生平送子攸行哀不及丈以銘不忘

祭孫翁文

嗚呼維翁子季友而倩伯昭是兩君者葢能以道義相砥去世俗之浮華而相安於澹泊之遭其交於吾輩匪夕伊朝俯仰三十年心期黯黯雖間阻而非遥其相與于無與而相為于無為淡焉如酌水而薫焉如飲醪殆非世之以酒肉招邀者也庶無愧于古人之久要余甞

適翁之里一再侍翁見其貌癯而骨堅意簡而神遠翛然如古松之臨磵壑野鶴之在雲霄意其可以長生度世碧落逍遥胡未躋乎上壽而遽有道山之遨嗚呼余少聞父老之言每歎桑梓之厚而厭吳俗之澆蹉跎暮年始得一歸埽先人之丘壠尋豐溪之舊郊因以攬其山川風俗而接里中之所謂賢豪雕盤饌玉鼓鐘伐鼛士嬉女遊貧謟富驕訶所聞之不然何斯世之滔滔比遊於翁子壻之間如登赫胥之廬而攀葛天之巢殘書

半林濁酹一瓢采瓠葉而為羹然松枝以代膏值九秋之蕭森騁四望於林皋低回留之其樂陶陶此余所以感舊里之繁華而想風味於貧交也睠焉仁里老成云彫漸典刑之悠邈傷古道之寥寥跽陳詞以遠將寄薄奠於溪毛庶九泉之來歆慰千里之牢騷尚饗

祭鄭閑孟文

嗚呼閑孟隔日之别遂成千秋疾候至此知其彌留我惑醫言猶兾子瘳是日過子暑退火流庶與病宜謂子

無憂視子目睛神明尚遒翌日而逝曾不我謀於乎哀哉此何時乎不及送子賴子勝因爰值開士為子津梁無迷所指生平之誼予則愧矣方子病困慮有今日歎為子言時勿可失去子房幃托處蕭寂言偕淨侶與子朝夕見子躊躇不忍子逝奄忽至此悔予不力嗚呼哀哉自我交子垂三十年哀樂所同頫仰歷然耿耿于懷有辭莫宣丁酉之役偕子白門高談邸中聽者舌撟輕舟橫江風浪拍天子嘯吾歌失其煩寃歲在壬寅西隱

之偏與予讀書感彼二賢心跡偶符遂諧姻連我客孺穀惟予數來客既耽酒主復善詼每飲必歡倒載而回時或逃暑午飲喧豗棄瓿於庭訝何纍纍一日秋爽偶來三子時惟孟長然明淑士孟長酒徒豪者所舉予欲壓之代危以篡一吸五器孟慴而徙孺穀云亡輿曾蕭索年運以往忽忽不樂予於杯中猶深寄托側弁婆娑似已非昨予每戒予麴蘖為害予醉而罵或醒而悔我或觴予必為夙戒候予酣適索酒勿對予知予衷往往

自㦖嗟乎開孟竟以此敗嬰疾以來遇酒如𢡟昔之所
欣今復何在哀哉哀哉三載之前予偕孟陽坐子書閣
開尊相羊睹子忽忽驚其不祥憂能傷人將子無忘遠
道之客念之徬徨豈謂此別死生參商於乎哀哉我之
生平以友為命恃子以生奪子何横西城之隅已無子
居槎水之舠已無子邀我有奇文待子而賞子今何往
我有旨酒待子而開子今不來子遺我書歲久盈箱遊
戲諧浪皆成文章我欲理之兩淚其滂我嘗客燕子遺

我詩淩韓軼蘇離衆出奇我欲展之淚已承彫子之制義神鬼蛟螭病手一編屬我品題我欲序之令以示誰昔之歡資今為愁具昔以解頤今為引涕嗚呼哀哉西隱之盟兒女甫孩漸看成人抱子於懷呼我為翁與子俱衰死固常爾何足怪哉未能忘情聊以告哀子之瀕行用意灑然言不及私叩我以禪我書數行屬子賢季子讀欣然了佛大意中有偈言持之弗替竟以此殉袖之而去凡今之人諂曲嫉妬是非人我鬬諍堅固子之

坦易與物無忤剛腸疾惡一往成故見人一長忘其所挾急人之難不愛膚髮人留其餘為家與身子惟不留至死而貧嗟如此人復有何業三塗八難豈為子設子之神明定復何蹈在天在人宜以見告生平之知無俾眊眊於乎哀哉尚饗

祭沈無回文

嗚呼無回詎至是耶兄文章可以名世學術可以經世風節可以持世胸懷氣量可以容葢一世傾然玉立軒

然霞舉望而知為福德壽考之相乃一第不酬其才一官未究其用而奄忽至是耶吾兩人之交自庚戌傾葢燕中中間吳越相望聚散不常良晤之期廿年有幾而今遂成隔世耶猶憶受之之言曰近識沈無回酒杯流行意態俯仰絶似長蘅比索無回於邸中相視而笑求其相似者而不得也而今遂使我為中郎虎賁不適痛耶吾兩人相聚每以怱怱不盡意為歎公車之賦屢約同之壬子兄以内艱罷乙卯弟以附舟先發未戍弟皆

以病歸夙昔之約未及一踐而今遂無合併之日矣可不痛耶丙辰被放同羇留寓舍東西相去十餘里隔日必一相聞三日必一相見弟先出都門就兄言别篝燈置酒執手汍瀾别之難如此而今竟成永訣耶兄官黄巖三年己未之冬兄以假歸而弟適至西湖始得一握手是夜月明同飲於湧金舟中酒闌慷慨察兄之意有甚不能釋然者竊怪其不達夫世之所為巍科膴仕者其人已畧見之矣而區區欲與噲等為伍乎嗟乎無回

吾知兄益欲有所用于世而非苟然者也兄性狷潔居恒不妄名一錢而胸懷廓落或不恤傾筐倒皮以緩急人令至以貧仕為禄養非兄意也然則兄之不釋然於中者非一日矣而竟以此夭其天年耶弟迂疎懶拙於兄不能為役而兄中心好之又嘗愛弟之畫而弟泛然酬應不能悉其能事以事兄兄晩而遊戲此道每秘惜不肯示人偶一見之氣韵妍妙遂入唐宋諸人之室輙爽然自失欲為輟筆而今已矣不及見兄之所止矣嗚

呼兄即不得大用於世而小草一出他日宦成優游林下弟亦將買山卜鄰相攜終老子圖我書子歌我和以酬宿昔之諾豈不樂乎而兄竟舍我而逝弟將誰與為質耶嗚呼無回以兄之明達其於死生之際超然不惑無待言矣生而為世聞人沒而祝于鄉先生之列亦可以媿夫泯泯以生沒沒以死者矣況兩賢嗣翩翩競爽將繼兄之業而代兄色養之所不逮兄其可以瞑耶雖然亦可悲也已言敘生平以佐一觴填胸塞膺不知所

次無回無回其知之耶尚饗

祭張子薪文

天啟四年甲子二月日張子子薪卒於家友人朞時客武林淹留至八月而歸始得臨其喪以蔬果致奠而為文以哭之曰里閈之友昔惟三人最後得子久而益親汪子邑居吳耕遠郊潘為經師雖邇而遥惟子相求無閒時日一日不見忽忽若失一味之甘一花之開飛書相報我往子來子病郊居不能遠涉我數就子時勤舟

楫屯橋之畔村童里媪指予而言知與子好嗚呼哀哉自失閑孟望城悲噎子之逝矣屯橋路絶嗚呼哀哉我遊西湖子來别余見子健噉尚謂無虞豈知生平盡此須臾子病數年屢仆而起恃子善病病不能死於戲痛哉今真死矣别子閲月子遺我書期我來歸竟不能須知有此事我必不出子行我送非我誰責呼天撫膺吁嗟何及哀哉哀哉凡今之人噂沓反側子之直腸如矢注的一言非義頭面發赤凡今之人隕穫充詘子之介

性百鍊剛鐵簞瓢屢空嗟來弗屑嗟乎子薪子真道器尚有餘習未能度世遊玩之物高明所寄子往而深賢於勢利天假之年覲其所際於乎哀哉凡今之人求多於天富貴壽考子孫衍蕃諸福之中子無一焉人為子悲我則不然貧士之常況子能守金高於山營營可醜子屋三間為園數畝千花對榻一編在手貧者樂乎富貴何有人我之場健者爭先因病得閒乃近於禪藥鑪經卷晏坐翛然病之於子良藥福田我躬不閱遑計後

世千年之謀達者所棄子之無營以子無累去來自如
天壽何貳知子曠懷數年於道此言糠粃子能自了我
嘗語子子神太清舉世混濁擾擾以生厭而薄之殆將
與攖嗟乎子薪匪命之窮世濁子清誰能子容楞嚴了
義白蕐真言一詞半句可以通玄子能讀之掩卷瀾翻
持以正宗凌雲槩然嗟乎子薪生死芸芸如子之死千
萬一人我猶悍然視息人間眼中無子誰樂餘年我留
西湖滔滔不歸豈不思家哭子後時巷無居人鄉夢已

非西湖之上水月林煙念予嘗遊寓目無歡百頃風荷千章巖桂念予癖花看花欲淚予癖我畫如予癖花我腕欲脫予璧無涯長箋大軸釘壁攤几每一咨嗟予病若洗嗟乎予薪我手尚在援毫自廢賞音不再從予書來道予所藏隨予而盡飛去何鄉予畫無靈人琴併亡於乎哀哉我雖好廣中實狷狹喙長三尺非予莫發予不苟同實我畏友令我失予孰攻其咎我於名場每懷退志予之所知我已早計桃花流水一往千春予今舍

我誰與卜鄰於乎哀哉天不憖遺奪我鄭子又失子薪誰能戀此逝將去之適彼樂郊麋鹿魚蝦我將與交凡今之人不可以明惟子知我敢告幽冥嗚呼哀哉

祭朱元伯文

丙午之役吾邑同薦者三人公顯與余同甲子而元伯少於余四歲當是時元伯方少年翩翩自喜而公顯則魁岸頎碩偉然丈夫獨余長癯枯寂尫然如病僧自顧福德不逮兩君時時欲引分而止無何公顯成進士不

數年而死元伯連舉不第乞恩就教職者五六年方擢為國子學錄不及之官而病遂以不起兩君者皆不滿五十位既不顯而復促其年悲哉余雖頹惰自廢于世無所短長然視息人間紫已浮兩君之筭始望殆不及此而數年以來既哭公顯又哭吾元伯三人之中犂然獨存感念疇昔復有何樂今年春元伯將之官廷和以使事適越余偕無際觴而餞之越月而廷和訃至又越月而元伯病歸一席之間奄喪二賢自元伯廷和而外

又喪吾起東半歲之間而吾邑亡三鄉先生又皆余所親厚昌黎有言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悲哉元伯為人孝友慈讓坦衷直腸居恒閉戶蕭然不干外事其掌教宿遷也勤於其職撫其諸生如親子弟有事則委曲覆護之郡大夫高元伯之行總淮人士而屬之課督一時靡然向風元伯之歸淮人士相率為歌詩文詞以頌之攜榼而餞者填於路操舟而送者塞於河夫元伯雖局促冷𩇕無所建豎而其自處不苟且翕然乎

於上下者若此使顯而用之將必有可觀者而竟止於是悲哉人生修短升沈達者等之夢幻元伯體素高亮俯仰無怍去來脩然當復何憾吾所不能釋然者與元伯生同時居同里薦同籍而生平識面始於丙午過從詎浪多在長安其餘州里之會經歲不繼遠宦以來書問寥濶又嘗期過郊居數年不遂竟不得以杯酒流連信宿談笑吾所欲進之於元伯者尚懷而未吐也而元伯已逝矣悲哉授手無及一觴徒盈鑒此情言為我擧

之尙饗

檀園集卷十

檀園集卷十一

明 李流芳 撰

西湖臥遊冊跋語凡二十二首

紫陽洞

南山自南高峯邐迤而至城中之吴山石皆奇秀一色如龍井煙霞南屏萬松慈雲勝果紫陽一巖一壁皆可作累日盤桓而紫陽精巧頫仰位置一一如人意中尤

奇也余己亥歲與淑士同遊後數至湖上以畏入城市多故浪兩山間獨與紫陽隅潤辛亥偕方回訪友雲居乃復一至葢不見十餘年所往來於胸中者竟失之矣山水勝絶處每怳惚不自持彊欲捉之縱之旋去此味不可與不知痛痒者道也余畫紫陽時又失紫陽矣豈獨紫陽哉凡山水皆不可畫然皆不可不畫也存其怳惚者而已矣書之以發孟陽一笑

雲居寺

武林城中招提之勝當以雲居為冣繞山門前後皆長松參天蔽日相傳以為中峰手植歲久浸淫為寺僧剪伐什不存一見之輒有老成凋謝之感殆不欲多至其地去年五月偕方回泛小舟自小築至清波訪張懋良寺中落日坐長廊沽酒小飲已褁回城上望鳳凰南屏諸山沿月踏歌而歸翌日遂為孟陽畫此殊可思也壬子十二月鹿城舟中題

西泠橋

余嘗為孟陽題扇云多寶峰頭石欲摧西泠橋邊樹不開輕煙薄霧斜陽下曽泛扁舟小築來西泠樹色眞使人可念橋亦自有古色近聞且改築當無復舊觀矣對此悵然

兩峰罷霧圖

三橋龍王堂望湖西諸山頗盡其勝煙林霧嶂映帶層疊淡描濃抹頃刻百態非董巨妙筆不足以發其氣韻余在小築時呼小槳至堤上縱步看山領略最多然動

筆便不侶甚矣氣韻之難言也予友程孟陽湖上題畫詩云風堤霧塔欲分明閣雨縈陰兩未成我試畫君團扇上船窗含墨信風行此景此時此人此畫俱屬可想

癸丑八月清暉閣題

法相寺山亭圖

去年在法相有送友人詩云十年法相松間寺此日淹留却共君忽忽送君無長物半間亭子一溪雲時與方回孟陽避暑竹閣連夜風雨泉聲轟轟不絶又有題扇

頭小景一詩云夜半溪閣響不知風雨歇起豚杳靄間悠然見微月一時會心都不知作何語今日展此亦自可思也壬子十月大佛寺倚醉樓燈下題

勝果寺月巖圖

勝果巖石奇秀甲於兩山而月巖尤為奇勝不知何物人樹一綽楔以障之又於崖上鑿字作道學語可笑石大無靈見污傖父子此畫雖不能傳神亦足為洗垢矣壬子臘月十三日書於金閶舟中時孟陽以送予北上

攜此册至同觀者爲方孟旋徐元晦金爾珍翁子遠鄭子野張伯美含弟無垢從子緇仲

六和曉騎圖

燕子磯上臺龍潭驛口路稍時竝馬行夢中亦同趣後来五雲山遥對西興渡絶壁瞰江立恍與此境遇人生能幾何江山幸如故重來復相攜此樂不可喻置身畫圖中那復言歸去行當尋雲棲雲深渺何處此予甲辰與王淑士平仲叅雲棲舟中爲題畫詩今日展余所畫

六和曉騎圖此境恍然重為題此壬子十月六日定香橋舟中

永興蘭若

壬子正月晦日同仲錫子與自雲棲翻白沙嶺至西溪夾路修篁行兩山間凡十里至永興寺永興山水夷曠平疇遠村幽泉老樹點綴各各成致自永興至岳廟又十里梅花綿亘村落彌望如雪一似余家西磧山中是日飲永興登樓嘯咏夜還湖上小築同孟陽印持子將

輩痛飲翌日出冊子畫此癸丑十月烏鎮舟中題

冷泉紅樹

余中秋看月於湖上者三皆不及待紅葉而歸湖上故人屢以相嘲予亦屢與故人期而連歲不果每用悵然前日舟過塘棲時見數樹丹黄可愛躍然思靈隱蓮峰之約今日始得一踐及至湖上霜氣未遍雲居山頭千樹楓桕尚未有酣意豈余與紅葉緣尚慳耶因憶往歲忍公有代紅葉招余詩余亦率爾有答聊記於此二十

日西湖領略猶未了一朝別兮歸使我意悄悄當我欲別時千山秋已老更得少日留霜酣變林杪子嘗為我言靈隱楓葉好千紅與萬紫亂插向晴昊爛然列錦繡森然建斿旐一生未得見何異說食飽至今追昔遊懊殺歸來早豈意今復爾萬事有魔嬈相牽可奈何是身如籠鳥歸來十日餘昨日試閒眺村邊小紅樹向人亦婣婣轉憶故人言西湖攬懷抱開緘讀素書因風為子道

斷橋春望圖

往時至湖上從斷橋一望便䰟銷欲死還謂所知湖之瀲灧熹微大約如晨光之著樹明月之入廬蓋山水相映發他處即有澄波巨浸不及也壬子正月以訪舊重至湖上輒獨往斷橋裵回終日翌日為楊讖西題扇云十里西湖意都來在斷橋寒生梅蕚小春入柳絲嬌乍見應疑夢重来不待招故人知我否吟望正蕭條又明日作此圖小春四日同孟陽子與夜話偶題

南屏山寺

往歲甲寅同淑士平仲過南屏居然亭看石壁叫絕以後數至湖上或到南屏看友人輒别去徘徊兩山欲一至居然亭而不果矣見余畫始恍然如夢中也

雷峰暝色圖

吾友子將嘗言湖上兩浮屠雷峰如老衲寶石如美人予極賞之辛亥在小築與方回池上看荷花輒作一詩中有云雷峰倚天如醉翁印持見之躍然曰子將老衲

不如予醉翁尤得其情態也盖予在湖上山樓朝夕與

雷峰相對而暮山紫氣此翁頽然其間尤為醉心然予

詩落句云此翁情淡如煙水則未嘗不以予將老衲之

言為宗耳癸丑十月醉後題

紫雲洞

己酉三月偕閑孟無際子薪舍弟無垢從子緇仲登烏

石峰尋紫雲洞洞石甚奇而惜少南山秀潤之色然境

特幽絕遊人所罕至也後三年在小築燈下酒酣弄筆

作水墨山水覺舊遊歴歴都在目前遂題云紫雲洞圖竟不知洞果如是畫否當以問嘗遊者余畫大都如此亦可笑也

澗中第一橋

己酉始至十八澗與孟陽閑孟無際子薪舍弟無垢舍姪緇仲俱至徐村第一橋飯于橋上溪流淙然山勢迴合坐久之不能去予有詩云溪九澗十八到處流活活我来三月中春山雨初歇奔雷與飛霰耳目兩奇絶悠

然向溪坐況對山嵯嵲我欲叅雲棲此中觧說法善哉

汪子言閒心隨水滅無際亦有和余詩忌之矣

雲棲曉霧圖

壬子正月晦日與仲錫子與出雲棲慧法師季龢居士送予輩至三聚亭下是日大霧山林模糊已而霽至西溪還小築明日孟陽持冊子索畫遂追圖此意今又二年矣烏鎮舟中子將子與孟陽夜話偶題

癸丑十月孟陽及子將兄弟與余同舟至吳門夜泊

烏鎮酒後題字距壬子一年耳茲稱二年此時真大醉耶猶記出雲棲時霧初合四望皆空時見天末一痕皆山頂也日出亂亂竹樹如影在水中有寒柯離簁挺出空濛間猶帶紅葉分明可愛余畫中最得此意題時草草故所未及當遊時畫時題字時子與皆在今已作故人永隔言笑真可痛也己未六月重題

煙霞春洞

從煙霞寺山門下眺林壑窈窕非復人境李花時尤奇

真瓊林瑶島也猶記與閑孟無際自法相至煙霞洞小憩亭子渴甚無從得酒見兩傖父擔榼至閑孟口流涎遽從乞飲傖父不顧予輩大怪偶見梁間惡詩書一板上乃抉而擲之傖父踉蹌而走念此輙噴飯不已也

江干積雪圖

余春夏秋嘗在西湖但未見寒山而歸甲辰同二王忝雲棲時已二月大雪盈尺出赤山步一路瓊枝玉榦披拂照耀望江南諸山皚皚雲端尤可愛也庚戌秋與白

民看月兩堤余既歸白民獨留遲雪至臘盡是歲竟無雪快快而返世間事各有緣固不可以意求也癸丑陽月題

甲寅臘月自新安還孟陽觴余湖上大雪襆被與李大白孟陽方回宿舟中時已迫歲予將強挽余欲脫不得晨起潛呼一小舠而遁雪已霽白雲出山與雪一色上下光耀應接不暇擬作一詩以歸思卒卒不果終是一欠事也己未夏日虎丘精舍重題

岣嶁雲澗

今年無回在靈鷲余在小築無回書來屢約余看紅葉云且掃岣嶁山閣以待余子躍然欲赴會體中小極不果比同孟陽至靈鷲則無回復以事歸矣為之悵然是日至岣嶁樹菴上人方禁足清音閣上皋亭大慧長老亦在焉相與啜茗而去展此圖憶岣嶁山水清遠深恨不得少留踐無回之約遂題之以訂後期

孤山夜月圖

曾與印持諸兄弟醉後泛小艇從西泠而歸時月初上新堤柳枝皆倒影湖中空明摩盪如鏡中復如畫中久懷此胸臆壬子在小築忽為孟陽寫出真是畫中矣

三潭采蓴圖

辛亥四月在西湖值蓴菜方盛時以采擷作羮飽噉有蓴羮歌長不能載大意謂西湖蓴菜自吾友數人而外無能知其味者袁石公盛稱湘湖蓴羮不知湘湖無蓴皆從西湖采去又謂非湘湖水浸不佳不知蓴初摘時

必浸之經宿乃愈肥凡泉水湖水皆可不必湘湖也然西湖人竟無知之者圖中人舟縱橫皆蕭山賣菜翁也可與吾歌竝存以發好事者一笑癸丑十月吳江舟中篝燈題

江南卧遊册題詞凡四首

橫塘

去胥門九里有村曰橫塘山夷水曠溪橋映帶村落間頗不乏致予每過此覺城市漸遠湖山可親意思豁然

風日亦為清朗即同遊者未喻此樂也橫塘之上為橫山往時曾與潘方孺阻風於此尋徑至山下有美松竹小桃方花恍若異境因相與攀躋至絕頂風愁甚幾欲吹墮二十年事也丁巳中秋後三日畫于孟陽閶門寓舍九月復同孟陽至武林夜雨泊舟朱家角補題

石湖

石湖在楞伽山下寺於山之巔者曰上方逶迤而東岡巒漸夷而上下起伏者曰郊臺曰茶磨寺於郊臺之下

者曰治平跨湖而橋者曰行春跨溪而橋達於酒城者曰越來湖去郭不十里而近故遊者易至然獨盛於登高之會傾城士女皆集焉戊申九日余與孟舁同遊值風雨遊人寥落山水如洗著屐至治平寺抵暮而還有詩云客思逢重九來尋雨外山未能淩絶頂聊共泊西灣茶磨風煙白薇村木葉斑誰言落帽會不醉復空還

虎丘

山下有紫薇村舁嘗居於此今已作故人矣可歎

虎丘宜月宜雪宜雨宜煙宜春曉宜夏宜秋爽宜落木宜夕陽無所不宜而獨不宜於遊人雜沓之時蓋不幸與城市密邇遊者皆以附羶逐臭而來非知登覽之趣者也今年八月孟陽過吳門余拏舟往會中秋夜無月十六日晚霽偕遊虎丘纖雜不可近掩鼻而去今日為孟陽畫此不覺放出山林本色矣丁巳九月六日清溪道中題

靈巖

余往來西山數過靈巖山下戊申秋日始得與起東及其二子梁瞻雍瞻一登餘皆從舟中遥望其林石之秀而已靈巖爲館娃舊趾響屧廊采香逕琴臺皆在其上石上有陷痕如履相傳以爲西施履跡殆不可信少時夢與友人至此僧舍作詩醒時記有松風水月皆能説之句辛亥同家弟看梅西磧過靈巖詩云靈巖山下雨綿綿香逕琴臺雲接連憶得秋山黄葉路松風水月夢中禪葢謂此也丁巳九月七日西塘舟中題

題溪山秋意卷

去年殘臘屏居檀園歲暮窮愁百感交集酒杯書卷皆為愁具篝燈無睡閒以筆墨自遣或一木一石期於引睡而止偶拈此卷嫌其太長初欲縱筆盡之倦而棄去後遂稍斂凡經十宿而成前後疎密筆皆不應置之篋中久未題字偶過吳門出示松圓道人至武林示宋比玉皆以為可余視之亦復煥然轉自矜惜矣湖上友人鄒孟陽愛畫入骨藏余畫獨多見此又欲乞之余告以

不能滿志孟陽不信蓋過信兩君之言也夫余亦信兩君況孟陽哉如孟陽之愛畫藏之篋中與余無别不然十宿引睡之功三月窮愁無聊之感當終身與余作伴不恐輕擲與人也丁巳六月十一日題於西湖小築

題怪石卷

孟陽乞余畫石因買英石數十頭為余潤筆以余有石癖也燈下潑墨題一詩云不費一錢買割此三十峰何如海嶽叟袖裏出玲瓏孟陽笑曰以真易假余真折閲

矣舍姪緇仲從旁解之曰且未可判價須俟五百年後人知言哉丁巳十一月慎娛居士題

題燈上人竹卷

往歲己酉北上舟過蓮涇訪雙林上人於積善菴出所畫竹卷屬余題字以後每經吳門數欲過菴中而不果蓋不見上人者六年矣幽窓淨几薰茗相對今日如復理夢中也上人屋後有美竹千竿淨綠如拭今遂化為烏有而上人筆墨乃益進新枝古幹披展森然如見真

竹豈此君神氣都為上人攝盡無復生理耶𩐍然一笑遂題其後甲寅清和月

又

少時見余友彝朱畫竹喜而效之度不能勝輒棄去為林木山水以自娛大都竹於長卷位置尤難寒梢萬尺雖不乏煙雲變化而詰曲高下坡陀掩映往往不能遂其聳然干霄之勢古人以竹卷傳者予亦未覩奇絶也嘗以此語友人潘與歸休皆以為然二子皆專工畫竹

已卓然成家而獨以位置長卷爲怯其它可知已今日觀雙林上人卷惜不令二子見之一瞠目叫絕且知筆墨蹊徑不可以律方外天遊之人也甲寅四月浴佛日雨初霽風日清和同江子士衡舍弟無垢泛舟桐涇自雲隱菴步至積善精舍與上人坐窓下啜茶試墨信筆題此

題畫冊

甲寅九月埽墓新安過吳門別季弟無垢於寓舍持素

冊授余曰遇新安山水佳處當作數筆歸以相示可當
卧遊領之而别自禹航從陸至豐于一路溪山紅樹掩
映曲折或曠或奥皆在畫中行歸自屯溪買舟沿溪而
下清流見底奇峰怪石參錯溪中兩巖束之上限雲日
所謂舟行若窮忽又無際者昔人稱新安江之勝今始
見之每欲下一筆逡巡不敢歸與無垢言之但相對一
笑而已然此冊猶在余篋中每開視之猶作新安山水
想乙卯北上乃復攜之而行京師塵埃蔽天筆凍欲死

畫意益不得發丙辰落魄而南長夏閒居思理筆研簡得此冊則曩時新安山水又付之予虛烏有矣因隨意弄筆以解煩熱數日而冊滿尚欲題字識此一段因緣鄒仲錫一見便奪去固索不得好畫如仲錫便脫手相贈不足復惜但此冊未畫時已走新安往返二千里京師八千里中間遊覽之樂車馬風塵菀枯氷炭之感歷歷皆影現於此不可不惜也因題而歸之丁巳五月二十四日

跋盆蘭卷

已未春余北上至濠梁病還夜輒苦不寐獨處惘惘非對友生流連花酒即無以遣日二月二日與子薪韞父爾凝家伯季從子泛舟南郊聽江君長絃歌值雨子薪偕爾凝君長宿余家盆蘭正開出以共賞子薪故有花癖燒燭照之嘖嘖不已花雖數莖然參差掩映變態頗具其葩或黃或紫或碧或素其狀或含或吐或離或合或高或下或正或攲或俯而如瞰或仰而如承或平而

如揖或斜而如睨或來而如就或往而如奔或相顧而如笑或相背而如嗔或掩抑而如羞或偃蹇而如傲或挺而如莊或倚而如困或羣向而如語或獨立而如思蓋子薪為余言如此非有詩腸畫筆者不能得此形容也余既以病不能作一詩記之欲作數筆寫生而亦復不果然是夜與子薪對花劇談甚歡胸中落落一無所有伏枕便酣睡至曉從此病頓減此花與愛花人皆我良藥不可忘也今日子薪邀過花癖齋看甞栗花花既

爛漫映帶新緑時雨驟至物色韶潤小窓對飲情境清
適迴思春夜賞花之樂皆百年間未易有子薪出素卷
相屬因髮髴爲寫盆花并追紀其語於後四月朔日也

檀園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檀園集卷十二

明 李流芳 撰

題跋凡二十五首

題畫卷與子薪

三月十八日余自吳門還翌日與子薪相聞且招之子薪報云彥逸亦在此質明當與偕來是日輕陰風氣蕭爽集伯氏從子輩於寶尊堂既酣子薪彥逸遂留宿山

雨樓頭晨起登樓看雨焚香啜茗頗適飯罷兩君便欲別去予曰家釀頗洌尚堪小飲當為稍淹已維舟於門矣既飲酒白于玉芳於桂甘於泉新綠映檻雨潤欲滴門外屐聲不至鼎足而談或笑或歌或泣皆生平懷而不盡者遂不能去肴既盡佐以筍蔌重滌酒器出所藏哥窰舊玉二杯陳窯工呼五木得異采者飲一杯童子時時摘花來供蕙既芳薔薇視人而笑虎茨數樹著花如雪掩映齋壁子薪往往叫絕因相牽入慎娛室索墨

汁屬予畫且畫且談竟盡此卷欲題一詩已醉不能聊紀此以資它日譚柄相知如閑孟孟陽者可一示之勿以示俗人也已未三月廿二日泡菴道人題

題畫冊

慎娱居士有幽憂之疾夜苦不寐寒冬漏長獨酌易盡久讀傷神又無觀力不耐枯坐唯賴筆墨可以自遣心手有託形神㸌調意適而忘與夢俱至此冊自冬徂春經三月而成為山水林木者廿幀為雜花折枝者十幀

為古德機語真行書十幀葢皆可以自娱而不可以傳者其真愼娱居士之詩畫也歟

為與游題畫冊

與游以此冊屬畫藏笥中二年苦無興會未敢落筆今年十月過虞山看楓葉於吾谷因登維摩下至興福清遊甚樂翌日入郡待月於虎丘舟中無事簡得冊子連畫八幀歸家碌碌治裝北行又置之笥中將至鹿城念當與與游别復畫得二幀宿逎頓了為之一快余畫無

師承又不喜臨摹古人如此冊於荆關董巨二米兩趙無所不傚然求其似了不可得夫學古人者固非求其似之謂也子久仲圭學董巨元鎮學荆關彥敬學二米然亦成其為元鎮子久仲圭彥敬而已何必如今之臨摹古人者哉余不能畫而知其大意如此願與與游叅之時天啟元年辛酉十一月十九日婁東舟中

題畫

余近喜畫小冊時有好事者往往致此乞畫此冊亦為

友人所乞攜之虞山是日風日清美與子崧尋吾谷盤礴楓林下丹黃如繡飯後呼兜輿至維摩興福兩蘭若歸而落日映湖圓月出嶺矣因出此冊示子崧便欲攘去子崧愛予畫十年所畜皆落盜手遂欲以攘補之知攘效矣顧余手在患子崧不好爾何必爾耶因題而歸之并發一笑

余嘗畫柳贈西湖張女郎題云斷橋堤外柳如絲愁殺春風煙雨時見說美人能愛畫的應將此鬬腰肢女郎

珍重此畫數持以示人由是湖上之人無不知余能畫柳者乃至緇流道民亦以見乞一日灋相寺小師乞余畫輒依前韻題云西湖煙柳斷腸絲只合將来鬬翠眉料得禪心應不染也教和墨寫風枝後又為靈隱遂沙彌題扇云愛柳終何意秋風君始知青青雖畫得不是動揺時為六如畫此便面已數年紙墨剥落猶為裝池成軸可以見其癖好不減女郎小師也

題畫為子薪

去年以高麗繭裝成三冊子一以遺淑士一遺子薪其一留篋中七月新涼子薪窓前紅葉茉莉爛漫異常余連詣之酒酣興發輙倚案取冊子弄筆作畫畫盡十幀尚未題字今年子薪病中致此索書暑月揮汗懶近筆研置架上一日索之已已去矣念子薪愛畫入骨又病中藉以遣興不敢以告之大索十日不得簡篋中素冊尚在連夜篝燈畫此償之前在子薪齋中乘興走筆多草草不愜意此冊仿諸家雖不盡得形模然筆墨氣韻

差不大謬於古人豈獨煥然復還舊觀直可謂後來居
上矣若畫能療疾子薪當霍然而起為余置酒紅茉莉
下開東軒一賞之壬戌七月十一日

題畫冊

戊午夏寫經皐亭真歇禪師塔院平頭從城中裝一小
冊置笥中六月出山舟中熱甚不堪近筆研開而復卷
八月重至湖上復攜此冊而往舟中無事畫得五幀意
倦輒止歸而匆匆治裝北行途中病還數月以來不見

湖山無從發畫思九月乃復來錢塘買舟西湖留連十日飽看兩山紅葉而歸則此冊又在几頭矣舟次吴江風雨如晦燈下飲數杯輙畫三紙明日抵葑門晤淑士小飲而别泊金閶城下與君長復命酒對飲君長飲戶太窄不三酌已醉雨過月出天水如洗徙倚船頭聽君長吹簫度曲彈三絃遂不能寐篝燈試墨又畫得四紙前後共十二幀竟满冊矣又明日舟過維亭出此展玩復為寫舊作題畫之句兼記歲月己未十月二十日也

題白雲青嶂圖

昔年有僧乞畫余為題一詩云白屋半間茆破碎青林一帶雨淋漓寶池行樹無人愛却愛人間小景兒益為此僧不信淨土而作也偶仿董北苑筆意作白雲青嶂圖憶此併書之似道友子薪一笑子薪酷愛畫又專修淨土其以此詩為何如也天啓癸亥初春

題畫冊

去歲八月過吳門晤王淑士兄弟宿留虎丘秋熱甚酷

舟還至鹿城稍有涼意同舟夏華甫攜得宋箋冊子愛其光潤宜墨輙作小景兩日間遂盡此冊自謂稍存筆墨之性不復寄人籬壁但當世耳食者多識真者少聊借千載上諸君子之名以恐喝之效顰學步非予本懷令摹古者見之當為一笑然後世有知此道者亦或相賞形似之外耳天啓癸亥八月十二日題於檀園蘿壁

題林巒積雪圖

癸亥逼除連日大雪閉門獨飲小酣輙弄筆墨偶得舊

楚紙喜其澁滑得中為破墨作林巒積雪圖古人畫雪以淡墨作樹石凡水天空處則用粉填之以此為奇予意此與墨塡者皆求其形似者耳下筆颯然有飄瞥掩映於紙上者乃真雪也願與知者參之廿八日溥暝映雪題於劒蜺齋中

題畫冊

辛酉臘月北行意思蕭索到吳門聞子將將來避之同行因暫住虎丘之鐵佛僧舍時送余者為子薪魯生舍

弟無垢舍姪宜之兒子杭之武林都修之時時抱琴來作數弄比玉還白下與予一路同来樂酒晨夕古白同寓舍間日一相對楚中李宗文居停亦相近女冠王修微數以扁舟往來山中差不寂寞然夜闌客散輒苦無緒或終夜不寐無可自遣燈下索墨汁作書及畫同居者皆得飽所欲而去以此為笑樂兒子不好學而偏嗜畫每欲裁之不欲身為作俑然興酣輒忘之此冊數幀于酬客之暇乘興點染不知為兒子所乞也書畫本高

人之事非讀書萬卷胸中筆下無半點塵俗者不能工兒輩患不好畫耳未有好畫而不肯讀書者昔人云我常自教兒此非解嘲語不然亦當如淵明詩云天命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耳無以為别書此一笑十二月三日燈下題

題閑孟詩册

五言古詩至少陵而一變流而為退之樂天至於東坡而變已極矣然皆不出於少陵而能各成其一家者也

閑孟跅弛之才不為律縛獨古詩時一作之有韓之奥有白之達有蘇之縱横而吐納風流率其胸懷韻致獨絶則前後五百年詩人中所無也閑孟不喜以詩人自居世無知其詩者獨余與孟陽時稱之令其遺詩不及百篇傳之其人豈無復有揚子雲者以予之言為不妄乎往歲庚戌在都下閑孟寄予病起諸什余與淑士負暄簷際開卷讀之時時叫絶乃閑孟篋中所留有一二為余所未見其中有見懷之什而都未及見寄不知閑

孟何意也閑孟往往自怯其書其寄予詩卷倩友人書之予每以為恨閑孟書雖不工固閑孟之書也手澤在焉嗚呼閑孟已矣此真閑孟之手澤也悲夫天啟壬戌七月彦逸致此卷索題拭淚書此

題畫為子薪

余友張子薪愛遊而善病愛友而寡交一病數年足跡不能出戶交遊既絶獨以卧遊為樂故其愛獨鍾於予又獨鍾於予之畫余閒日必一遣問十日五日一自往

子薪必具楮素飭筆研以待卷軸縱横筐篋盈溢而徵索不已每一畫成徬徨歎賞若可終身於是者凡見人一紙一素又恨不能奄有之以是數求多於余其癖如此秋月余將過武林子薪又以素冊投之曰子遊西湖徘徊於六橋兩山之間我不能遊而又失子庶得子畫以代我遊日以代子談何如余聞而悲其意不忍拒也余之歸子薪又將有辭以屬余曰出子之所遊而得者以示子子復何辭以拒焉余知余之所以應子薪者非

腕脫不能止也書此一笑天啟癸亥中秋

題畫冊為同年陳維立

維立兄以素綾小幀索畫且戒之曰為我結想世外勿作常景余思世外之境則如三島十洲雪山鷲嶺之類不獨目所未經亦意所不設也其何能施筆墨竊以為景在人中而人所不能有之者多矣前人之所有而後之人不得而有之者多矣夫人所不得而有之即謂世外之景其可乎俯仰古今思其人因及其地或目之所

經而意之所可設是可以畫畫凡十幀如淵明之柴桑無功之東臯六逸之竹溪賀監之鑑湖摩詰之輞川次山之浯溪樂天之廬山子瞻之雪堂君復之孤山所謂令之人不得而有之者也如漁父之桃源則所謂人亦不得而有之者也畫成偶有所觸因各賦一詩不咏其地而咏其人以為地非人不能奇如三島十洲雪山鷲嶺非仙佛亦不能奇也然仙蹤佛跡不在世外如桃源之類往往有之非其人自不遇耳余所詠諸賢亦有不

能終保丘壑者或老於丘壑而文采風流不足以傳并山川之奇湮没而不彰者可勝道哉如是則古人之所不能盡有者又將待其人以有之其人伊何將求之世外乎求之世間乎請以此扣之維立

題畫册後為李郡守鸊汀

徐田仲以素綾册子屬畫曰將以貽同官之長鸊汀李公余聞公政事之暇留心書畫精於鑒裁余自顧畫無師承且伏處海隅無山川之奇足以發其志意遊跡所

歷不越數千里五岳名山未嘗得一遊獨好觀古人之跡如荆關董巨及勝國諸名家時一效顰又嘗見史傳所載昔人遊居名勝之處輒爲神往足雖不至而思其人及其地謂可以髣髴貌之不獨卧遊山水兼以晤對古人蓋皆欲以自娱而不可呈之賞鑒者之前也公治杭未三年而政成人和廢墜修舉比者清湖之役不避豪右斷而行之使空明瀲灔還其舊觀泳游呴沫皆荷明德論者以爲白蘇復生而余亦謂公之風流節概未

可以令人中求之也上下千餘年西湖為白蘇兩人所有後之人安得而有之今則又當屬之公矣如余所畫庾公南樓謝公東山及其他名勝之地未有不因其人以傳者也余他日更請為公圖西湖之勝以繼古人之後可乎余畫雖不工固將附青雲之末以傳之無窮也已

題雲山圖

甲子嘉平月九日大雪泊舟閶門作此圖憶往歲在西

湖遇雪雪後兩山出雲上下一白不辨其為雲為雪也余畫時目中有雪而意中有雲觀者指為雲山圖不知乃畫雪山耳放筆一笑

跋摹書帖

學書貴得其用筆之意不專以臨摹形似為工然不臨摹則與古人不親用筆結體終不能去其本色摹書然後知古人難到尺尺寸寸而規之求其肖而愈不可得故學者患苦之然以為某書某書則不肖去自書則遠

矣故多摹古帖而不苦其難自漸去本色以造入古人堂奥也庚申新正十日試筆題於劒蜕齋中

題畫冊

從舍弟無垢得宋紙十六幀裝成一冊予去年在湖上畫得八幀分寄張會稽宗曉半留篋中寒夜酒闌篝燈無睡輒弄筆遣興意不在畫然以示同志輒謂得勝國諸人氣韻西湖友人聞予將鄒方回皆欲奪之而不得時時開看以自娛樂非予所甚好不與易也天啟元年

辛酉午日檀園薄醉題此

此為倭沙彌所藏將死歸於我篋而藏之不忍看也亡何張伯英過我請觀之且曰此余嘗購之沙彌而不得者也余癖子之畫不減沙彌其藏於我猶藏於子也夫出于子之手而無窮子何秘焉余曰余悲夫沙彌之意也昔人喻書畫之好如煙雲過眼不復足留意夫人已往矣而何有於區區之好乎雖然複壁而藏據舷而乞其癖固為後世所笑而其名亦且附書畫以不朽吾以

為猶異于營營之俗人也予之畫不能如古人葢將借好者之癖以不朽矣子其無忘沙彌之意哉張子曰唯唯遂題而授之沙彌俗姓胡十歲事余相隨二十餘年北走燕齊南走越又嘗入雲棲叅蓮禪師師名之曰智俊今年病瘵死死之前十日從覺空禪師落髮受沙彌十戒念佛合掌向西而逝故稱俊沙彌云天啟癸亥十月題於留光舟次

題畫為呂公原

余友西音吳子數為余言呂公原先生其人冲恬有道君子也神交二十年前歲壬戌始於都下一晤旋以交臂別去每用為恨是歲先生奉使榷關荆楚瀕行吳子以素冊屬畫為贈余曰先生方用世青山白雲只可自怡豈堪持贈乎吳子曰否否公原丘壑之姿故當玄對山水且愛子之畫恨不能致此固公原意也余老且貧將從公原乞買山錢以隱又借子之畫以為余作合子無靳焉余笑曰有是哉余賣山以活而子買山以隱恐

子之有待不如余之無待也請遂質之公原先生為一剖之甲子冬日

題畫為徐田仲

錢塘襟江帶湖山水映發昬旦百變出郭數武耳目豁然扁舟草屨隨地得勝天下佳山水可居可遊可以飲食寢興其中而朝夕不厭者無過西湖矣余二十年來無歲不至湖上或一歲再至朝花夕月煙林雨嶂徘徊吟賞饜足而後歸湖上友人愛余畫甚於愛山水舍其

真而求其似余嘗笑之然余畫無本大都得之西湖山水為多筆墨氣韻間或肖之但不能名之為某山某寺某溪某洞耳今年在湖上為李郡伯陳司李畫二冊適同年徐使君田仲見而愛之心欲之而不言余窺其意歸而作錢塘十圖以遺之大都常遊之境恍惚在目輒筆追之則已逝矣强而名之曰某山某寺某溪某洞亦取其意可耳似與不似當置之勿論也使君佐郡五年西湖之人戴之若慈母今旦晚内召去矣不獨畏壘深

去後之思而使君亦何能無桐鄉之戀試披此冊使湖山常在几案間余畫又能為西湖與使君結再來緣矣

題畫冊與從子

今年在西湖六七月日以書畫為役手腕幾脫秋中言歸遂絕意此事數月以來牽於塵鞅間有酬應非其所樂臘月自吳門還連日陰翳門無剥啄頗有紙窓竹屋之致偶簡得從子緇仲所乞高麗繭冊連畫得十二幀或挑燈酒闌雜以夢境或映簷呵凍盥櫛都忘人生閒

適之味不可多得至於筆墨適意尤難吾不知此畫方之作者工拙若何然其胸懷所寄不受促逼或亦不當以工拙目之矣天啟甲子嘉平月慎娱居士題

為鄒方回題畫

此冊為亡友張子薪物辛酉秋日過子薪花癖齋看紅茉莉酒後作之重過賞桂花始得卒業壬戌夏寄此屬題武林鄒方回來從架上見之遂竊去大索不得復置一冊償子薪畫跡殆過於前而此冊終不知何往比至

湖上聞子有為余言之鄰父之疑一笑而解明年子薪死又二年而方回始持此見示余曰暴哉容乎已有據矣子幸主者之死而可逭於論乎顧余畫不逮虎頭子之暴則可以空廚矣推而極之何所不至焉雖然子薪死而所藏余畫皆不知屬之何人并所償之册亦破廚而飛矣夫何惡於子遂一笑書之以歸方回為武林鄒氏所藏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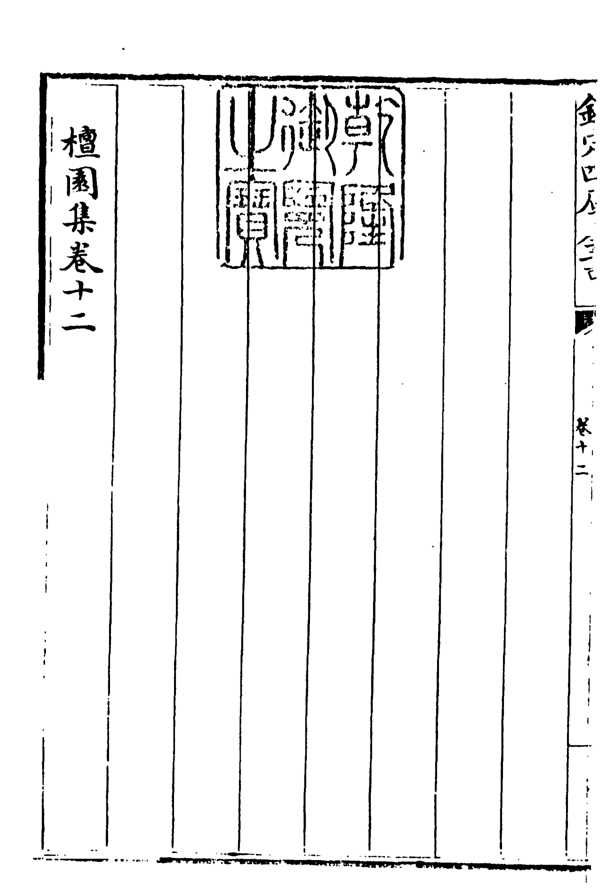
此册前四紙作於庚申迹細而拘後六紙作於甲子迹

放而野似出兩手余亦不復識認方回云甲子春偕往皐亭携此册屬余竟之醉後篝火潑墨半雜夢寐余且見而笑之況宅人乎亟屬方回毀之而方回不可曰此亦余兩人一時事也興會所在豈復論畫哉余領之葢余之無意於名也久矣天啓丙寅七月五日陰城湖畔同方回放舟乘涼題此

題畫册

四年前夏華甫致此册乞畫苦其太多置笥中經歲始

得卒業未及題署便以還之久不復省憶矣今日忽從他處得見又見孟陽孔玉兩兄所題近體詩便如故物與舊交俱自遠歸歡然合併一堂之中也但不知此冊既離舊主終當屬阿誰他日相逢恐未復可期耳書畫何必古人吾輩閱歷歲月俯仰之際今昔已多真不能無感於斯也天啟丙寅三月穀雨題



檀園集卷十二